

驻卢森堡使馆举办 中卢建交50周年“中国电影节”



本报讯 当地时间9月30日,庆祝中国和卢森堡建交50周年“中国电影节”正式开幕,电影节为期4天,共放映了《奇迹·笨小孩》、《悬崖之上》、《你好,李焕英》、《白蛇:缘起》、《中国机长》、《流浪地球》等多部由中国电影资料馆提供的中国优秀电影。

开幕式现场,中国驻卢森堡大使华宁、卢森堡副市长莫里斯、中卢各界友好人士以及中资机构、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等共200余人亮相。

华宁在致辞中表示,中卢建交50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双边关系克服两国幅员、人口、制度、文化等差异,

取得长足发展。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中国乒乓球学院欧洲分院等在卢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和体育活动,人文交流成为中卢关系蓬勃发展的新动力。在电影领域,中国已成为全球电影生产大国和主要电影市场,一批中国优秀导演将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融入电影艺术中,不仅帮助各国人民通过大荧幕了解真实立体的中国,也为促进世界电影艺术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莫里斯对中国电影节开幕表示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卢建交50年来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莫里斯表示,卢森堡市是一个高度开放、多元、包容的城市,约

71%的人口为外来人口,华人群体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建



莫里斯



华宁

《万里归途》： 现实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再思考

《万里归途》是饶晓志独立执导的第四部长片电影,与以往他所关注的现实题材不同,此次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国际救援故事,影片在海报上也特别标注了“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字样。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有不少,甚至与影片题材类似的撤侨救援片就有多部,如前几年的《逃离德黑兰》(2012)、《战狼2》(2017)、《孟买酒店》(2018)、《摩加迪沙》(2021)都有着相似的撤侨救援情节,这些影片以悬疑片为主,通过营造紧张气氛推进情节发展,同时也有不少燃情桥段。在《万里归途》中多少也能看见一些相似的设计,不过在导演饶晓志幽默的个人风格下,影片避免了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塑造。

情绪化调动:景观蒙太奇与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的结合

《万里归途》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态度,能够激起观众共鸣的现实题材影片。在影院观看这部影片时,最令我好奇的是那些大篇幅的非州街景是如何拍摄完成的。像《战狼2》、《摩加迪沙》等影片有多个场景都是在海外实景拍摄的,但基于如今的国际形势和拍摄成本的考虑,《万里归途》剧组显然只能选择在国内搭景拍摄。查阅相关报道后得知,本片剧组在青岛按照1:1搭建了一座拥有七十多栋建筑的非洲小城,如此规模浩大的场景搭建在现代题材的国产片中是不太有的。

场景的完美复原在推进导演的现实主义叙事上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极具地域特色的景观环境增强了影片叙事的现实感,陌生的异域风情也触发了观众的猎奇心理,叙事空间的塑造为后续故事的发展打下基础。影片中宗大伟和成朗登上驻外大使馆的天台,导演给了一个全景镜头,在镜头缓慢的调度下整个环境空间变得立体而真实,调动着观众的紧张情绪。另外,景观的平行蒙太奇也在片中多次出现,

分裂的残肢、吊挂的尸体、破碎的建筑等努米亚街头景观通过一系列镜头组接而成的段落与北京街头漫步的人们、安静的公寓高楼、海滩的青年等画面形成鲜明对照,强化了观众对于现有美好生活的认同感,激发了大家潜藏心中的爱国热情。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媒介在影片中很好地连接了两个平行时空的转换,宗大伟在努米亚用手机跟北京的妻子视频通话,北京家里电视播放着努米亚边境的状况、彩蛋中海滩边成朗用电脑播放着之前用摄影机拍下的画面。像手机、电脑、电视、数字摄影机这样的新媒介作为信息载体真实地传递着现代文明的印迹,不时地提醒着战争和我们之间的现实距离。

类型化制作:悬疑片的躯壳与喜剧片的灵魂

饶晓志导演是从戏剧“转战”到电影来的,受舞台剧思维的影响,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荒诞喜剧风格,电影处女作《你好!疯子》(2016)和之后的《无名之辈》(2018)都有着古典三一律的影子,两部影片都是在相对封闭空间内发生的故事,时间也限制得相对短暂且连续。在《万里归途》中,三一律的影子已经不太看得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古典好莱坞时期的类型片叙事模式。

古典好莱坞电影总是表现有明确心理动机的人物,他们顽强斗争去解决一个明显的问题或达到特定的目的。在斗争的过程中,反映人物之间的冲突或人物与外部环境的冲突。《万里归途》中的两位主人公宗大伟、成朗的至高目标就是把中国人带回祖国去,他们所有的行为动机都以此出发点并推动全局故事的发展。

经典好莱坞悬疑片十分强调叙事逻辑的严谨性,依靠悬念推动情节的发展,引发观众对主要人物命运的关切。《万里归途》主要借助着悬疑片的结构,通过设计一轮又一

轮的困境和冲突来不断叠加悬念。另外,由于悬念所带来的某些“错位”也能够带来意外的喜剧幽默感,例如影片中宗大伟在努米亚大使馆跟妻子视频通话时假装自己在迪拜,甚至将窗外的爆炸声描述为放鞭炮,在紧张的气氛中为观众增添了一些欢乐。影片在类型化的制作中非常重视人物的幽默特质,也可以看作是导演对个人风格的一种延续。

多元化书写:去英雄主义、去二元对立

观众期待带有反抗性的个人英雄,这种期待在好莱坞电影中是最为常见的。例如《逃离德黑兰》,在公式化的架构下,以封闭式的三幕剧诉说了一个人质事件,实现美国式的英雄主义,拯救人质生命、守护美国名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伊朗人质事件本身有更多复杂的政治因素,中东一些国家多年以来受到英美强权的操控,若要检讨,美国绝对需要兼负部分责任。然而,影片完全截取了沉重的历史背景,以西方思维塑造个人英雄,通过制造二元对立来完成美国神话般的“正义”叙事。

二元对立模式在此类电影中十分常见,对于恐怖分子的刻画总是突出他们的无情与冷酷,对于受害者的刻画总是极尽无辜与勇敢。《万里归途》的独特性在于对人物的刻画作了多元处理并去除了过去《战狼》式的个人英雄般的形象塑造,摆脱了好莱坞式的叙事思维。像宗大伟、成朗、章宁等几位外交官角色,按照之前的主旋律电影标准来看谁都不是高大全的人物,甚至还有许多缺点。特别是电影里宗大伟这个角色,当妻子即将临盆时,他一开始并没有完全舍小家顾大家的决心,这是人之常情。但同样也是出于人之常情,在后续挺身而出为意外牺牲的同事完成任务。电影中,宗大伟与反叛军头目有两次俄罗斯轮盘赌的情节,其实两次拿枪对着头时宗大伟都是犹豫而恐惧的,

设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近年来,卢中两国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很高兴此次电影节在卢市举办,相信卢各界民众将通过观影,更加深入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更多参与支持卢中友好合作。

此次电影节由中国驻卢森堡使馆主办,卢森堡中国文化中心和卢商协会协办,系首次在卢举办中国电影节,旨在通过电影盛宴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本次影展也是中国电影资料馆在多个国家举办“中国电影节”的第六站。展映影片充分展现中国电影发展成就,讲好中国故事。片目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公映的优秀影片为主,向世界展现着多彩、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万里归途》： 主旋律框架下的个性化表达

■文颖诗琴

■文颖涵

电影在刻画宗大伟这个人物时并没有像好莱坞那样赋予主角以超级英雄般的主角光环,而是在细节处展现他平凡、善良和机敏的个性。

影片中也涉及到了对于极端民族主义的思考。极端民族主义,或称民族分离主义,是以极端的恐怖主义为手段,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它忽视国际现实、不顾本民族实际情况和其他民族的利益,追求的是极端利己的本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影片中的努米亚反叛军在片中想强制将一位中国母亲和她领养的女孩子留下,因为他们认为努米亚人出国即叛国,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观念也使得他们对于本族人民有着严格管控,稍有反抗就要处以极刑。民族融和是人类发展趋势,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也一直秉持团结各民族实现、共同繁荣的基本理念,少数民族也在管理地区事务上具有自主权。《万里归途》中,宗大伟希望反叛军放下民族仇恨,但这种呼吁并不能与“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相悖,最终只能眼看着努米亚人自相残杀。这个情节提醒了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坚持内部团结,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的危害性,同时加强多元文化的融合,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2021级研究生)



《万里归途》根据真实的外交官撤侨事件改编,尽管故事发生在一个时常发生暴乱的国家,但是影片突破了以往战争中堆砌大量视觉奇观的呈现模式,将“不动武”的中国外交官摆在银幕之上。影片中的文戏和武戏配合得当,类型化叙事的文戏由小至大层层串联、积蓄力量,武戏既是最后的情绪爆发点,同时起到了自然转场的效果。另外《万里归途》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具有诸多可进行探讨的空间。

类型化叙事与中式价值观建构

俄罗斯轮盘赌经常与亡命之徒、极端刺激挂钩,也常出现在警匪片、黑帮片等商业类型片中,我们很难将外交官和亡命赌局联系在一起。但在影片《万里归途》中,由张译饰演的外交官宗大伟却不得不两次直面左轮手枪下的命运之轮。

宗大伟为了追回掉队的侨胞,一行人被困在叛军的营地,叛军首领用一位努米亚老人的性命逼迫他加入俄罗斯轮盘赌。在宗大伟犹豫退却时,努米亚老人先他一步拿起左轮手枪扣动了扳机,老人中枪倒地。值得注意的是,努米亚老人也是由殷桃饰演的白嫫的在努中企的员工,老人之所以成为赌注,是因为他在白嫫遭到叛军欺负时挺身而出。在第一次轮盘赌的游戏,对手双方是宗大伟和叛军首领,赌注是努米亚老人。宗大伟的同胞女性白嫫,地点是叛军营地。在这一次赌局中,宗大伟一行人被叛军层层包围,他没有发挥“英雄”的作用——挺身而出,第一次的俄罗斯轮盘赌以老人的死亡和宗大伟的胆怯而失败告终。

远方的妻子是宗大伟退缩的原因,是他拯救众人、成为英雄的“阻碍”。第一次的轮盘赌对他来说,是一次预演,是“成长”的起点,也是成为英雄的必经之路。于观众而言,影片和观众达成了“类型约定”,第一次的失败使得观众进入角色内心,观众的观影视点与主角的成长路径重合,建立了再次面对“俄罗斯轮盘赌”的期待。

在第二次的轮盘赌的场景中,对手双方不变,产生变化的是赌注和事发地点。赌注变为白嫫和她收养的努米亚孤女,白嫫的身份从女性“升级”为母亲,因此宗大伟的拯救目标是一对母女;事发地点则从叛军营地变为边境海关。这个情境是对第一次的修正,拯救目标和先前的“阻碍”合二为一,白嫫和孤女的母女组合对应宗大伟的妻子与刚出生的女儿,远方的妻儿成为英雄的激励,小女儿的愿望与国家的意志达成统一。事发地点的变化,则表明宗大伟此时不再是孤立无援,祖国的力量成为英雄的后盾。

重复出现的“俄罗斯轮盘赌”情境,成为英雄试炼的场域,再次面对并战胜它是英雄的宿命,也是大众的期待。当英雄勇敢地完成了拯救任务,并机智地戳穿叛军首领虚伪的面貌后,戏内和戏外都完成了中式价值观的建构。

在两次俄罗斯轮盘赌中,生活在努米亚的中国企业家白嫫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外交官的遗孀,她毫无自保能力,甚至是导致宗大伟陷入两难困境的导火索。第一次,手持枪械的叛军意图欺辱白嫫,是男性角色出面阻止;第二次,白嫫作为母亲选择

保护孤女,使得宗大伟不得不再次面对性命赌局。英雄救美是以往英雄硬汉类电影中的经典桥段,这类桥段深入人心、合情合理。的确,当道德丧失的男人遇到女人,在男性体格压制下,女性只得成为被欺辱者和被拯救者,这种被动状态是女性长久以来社会地位低的呈现,这是一个真实的社会情况。另外,作为一个平民,在政治情境中确实不如外交官的身份有优势,于是白嫫的陷入困境、等待拯救似乎是一个必然。

但既然电影是艺术创作,我们是否能赋予女性角色一些“阳刚力量”?再者,作为一名独自在战乱国家办公的女人、一个与外交官丈夫聚少离多的女人,她在日常生活中是否遇到过类似的窘境?她是如何克服的?她的能力和力量是否有可能使她在这两次“俄罗斯轮盘赌”中起到正面的作用?“英雄救美”虽然好用,但是打破陈旧旧例也是时代的声音。

“连通的世界”与“关上门的幸福”

《万里归途》中有一个颇为“壮观”的场面出现在第二次轮盘赌的场景中,当宗大伟与叛军首领陷入僵持,由王俊凯饰演的外交官成朗手持摄像机并说出叛军的软肋后,被困在海关的民众们纷纷拿出手机进行拍摄/直播。人类学教授奈杰尔·波拉特曾指出,“这不再是分化成几个文化一领土的世界,而是被人、物品、金钱和信息连接了起来,即使是最偏僻的地区也处在互动的世界框架中”。这一场面的摄像机、手机成为性命攸关的现场接通世界的窗口,互联网则成为连接的关键性媒介。叛军手中的武器也曾在前几个世纪叩开各个大洲之门,使世界各地达成连通;如今却受制于新媒介的威力。新旧两物被并置在同一个场景中,这一幕显得尤为震撼和荒诞。

影片除了在影像中制造蒙太奇的效果,还通过简洁有效的声音迸射出多层的情绪。当宗大伟圆满完成撤侨任务,从战乱中回国,夜晚他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往家走时,一声爆炸般的巨响突然出现。原来是烟花在夜空中绽放,人们在欢度春节。可是当巨响的声音先于影像出现时,宗大伟的神色微微一紧,抬头看见烟花后,他才恢复了之前的笑容。心有余悸的恐怕还有观众,前几分钟,观众们还和宗大伟一同处于那个炮火横行的战乱地区,当听见突如其来巨响,第一反应是紧张与害怕。这样的妙用与1933年的影片《小玩意》如出一辙,半藏的叶大嫂在街头听见礼炮的巨响时,大声疾呼“又打仗了!敌人杀来了”,引得街上的人群乱作一团。

影片还有一处很耐琢磨的拍摄手法,且这一手法令笔者联想到了西部片中维护了社区的秩序后、依旧被拒之门的牛仔。在《万里归途》结尾处,宗大伟回到家里完成了拯救任务,并机智地戳穿叛军首领虚伪的面貌后,戏内和戏外都完成了中式价值观的建构。

在两次俄罗斯轮盘赌中,生活在努米亚的中国企业家白嫫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外交官的遗孀,她毫无自保能力,甚至是导致宗大伟陷入两难困境的导火索。第一次,手持枪械的叛军意图欺辱白嫫,是男性角色出面阻止;第二次,白嫫作为母亲选择

(作者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2021级研究生)